

那年那味

■廖华玲

走在街上，放眼望去，商场里已经挂满了一串串小红灯笼，橱窗上贴了各式花样的剪纸，许多店铺已把中国结、大红灯笼挂了起来，张灯又结彩，喜庆的中国红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不经意间，我忆起往昔过年的情景，那悠长的年味里珍藏着幸福的时光……

儿时，家住在平房，有一小院。刚进腊月，母亲就开始了“忙年”。收拾院子、打扫屋子、置办年货……我会用手指头数着日子，过了腊八、过了小年、就是三十了。那时候，年是有盼头的，母亲会给我买新的围巾和漂亮的新衣，总之，从头到脚一身新。

除夕之夜，吃过丰盛的年夜饭后，父亲会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放烟花。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璀璨绽放，似乎把人们的心愿也带到了天空。此时，小院外的鞭炮声不绝于耳。于是，我提着小灯笼到邻居家串门，每到一户人家，长辈们就会塞给我好吃的。今天想来，没

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春晚的除夕，一样可以过得那样有滋有味。

后来，我们家平房拆迁，住上了楼房。除夕之夜，亲友们聚在一起。一大家人齐上阵，人人亮出看家本领，做一道道美味佳肴。那一桌的团圆饭就是一桌浓浓的亲情。吃完年夜饭，大人们围炉守岁迎新春，孩子们则一起到楼下放鞭炮，场面热闹非凡。

大年初一，父亲的同学和同事会跟“走马灯”似的到我家拜年，其实，街上也到处是走亲访友的拜年人群。大年初二，行走的春节开始了。我会跟随父母到处拜年、参加聚会，一直都在赶往下一场酒席的路上。

每年最难忘的就是去姑姑家拜年。姑姑家住在一个小山村，传统的小青瓦房，有柴灶、有火炕。在约好的日子里，姑姑一家人早就把火炕烧热，在铁锅里烙上大饼，并准备好各种佳肴。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常常是转两次

车加步行翻一座山才能到姑姑家。山里的气候寒冷，我们全身几乎被冻得僵硬，但就在看到姑姑和她家人的那一刻，所有的冷都会在瞬间融化掉。坐在火炕上，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我们有唠不完的知心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童趣渐消，雅趣增长，对过年最盼望的事情就是糊灯笼。那时候，父亲托人焊了一个灯笼架子，我自然就成了这个灯笼的艺术家。

每年小年过后，我就忙着糊灯笼，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用彩纸画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图案，剪好后，贴在灯笼上，栩栩如生。每年的灯笼都是我的杰作，从除夕一直挂到正月十五，为此，我很有成就感。那时候，过年是从心底里发出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也似乎是一种生命的仪式。

打捞日益老去的时光，那年那味，一种温婉而柔软的情愫永存心间……

念念不忘

生活手记

两盏红灯笼

■耿艳菊

在省城读书的第二年寒假，同学们纷纷拎着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却留了下来，在学校附近的花店打工。

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只有村头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我把电话打到小卖部，请开小卖部的庆大娘告诉母亲，我找了份工作，过年时再回。

转眼到了大年二十九，花店给了我800元工资。我并没有立即去车站，而是奔向了省城的繁华商场。我想用自己挣的第一笔工资给父母买份礼物，选来选去，想到父母过年总是要给我添新衣裳，自己从不舍得买一件，就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件厚厚的棉衣。

走出商场，阴沉沉的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抱着新买的棉衣赶往长途汽车站。总算赶上了这天的最后一班车。

一路上雪大，路不好走，到县城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从县城到镇上的班车，因为雪天提前出发了，剩下的30多里地，该怎么办呢？

到镇上的人有五六个，有人提议凑钱包车，多出点，肯定有师傅愿意跑一趟。果然，我们出了双倍的车费，顺利揽到了一辆面包车，司机师傅憨厚沉静，话不多。

雪大路滑，司机师傅开得很慢。到庄桥那一带时，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子总是打滑。这么冷的天，司机师傅的头上直冒汗，又不能去擦，怕一分神，影响这一车人的安全。

东一晃，西一摇，车里静极了，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拼命抓住身边的扶手或座椅。庄桥又窄又陡，平时班车也只好到桥这边，人下车，过了桥，换上桥那边等着的班车。

司机师傅也实在不敢往前开了，就商量着把车费退一半给大家。

庄桥到镇上只剩下十里路了。大家纷纷下了车，都没有要退回的车费。

司机师傅一直亮着车灯，送大家平安到了桥对面。走了一会儿，以为他早已掉头回去了，不经意间一回头，却发现茫茫大雪中，一个人提着两盏红灯笼，踩着厚厚的雪，艰难又快速地往我们这边走，正是憨厚的司机师傅。

“车上有灯笼，你们照路好走些，没有把你们送回家，实在抱歉了。”说完，司机师傅把红灯笼交给我们，又给了一把红蜡烛，转身走进了另一边茫茫的雪夜里。

眼前是茫茫的夜色、飞舞的雪花，雪夜里归家的一行人，本以为山穷水尽，而此时却是柳暗花明。

大家一路轮换着提红灯笼，十里的雪夜路，却走得十分轻快。

到镇上时，没想到父亲和母亲在镇头的磨香油店里等我。店外有一块空地，是班车临时停车的地方。他们不知我何时回来，已经连着两天在这里等了，望着大雪，母亲愁得直掉泪。即便别人告诉他们，没有班车了，他们还是固执地要多等一会儿。蒙蒙的夜色，两盏红灯笼的出现，让他们心里也豁然一亮。

那两盏红灯笼，我们一行人把它们送给了香油店，高高地挂在了香油店的门楣上，去照亮夜行人的路。

梅香飘，年味浓

■杨太国

母亲爱养花，尤其钟情于梅花。每至春节前夕，家中那几株梅花凌寒绽放，清幽的梅香弥漫在屋内的每一个角落。母亲的脸上总会洋溢着比绽放的梅花还要灿烂的笑容。

母亲退休后，回到乡下的老宅居住。老宅空间宽敞，热爱花草的母亲便忙碌起来。她在天井里精心搭建了一个花棚，每日手持花剪，在花棚里为花儿们修枝剪叶、浇水施肥。闲暇时，母亲会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沏上一壶香茗，静静地享受着这宁静的时光。那是母亲的世外桃源，是母亲的诗和远方。尽管母亲没多少文化，更不会写诗……

起初，我们并不希望母亲回到乡下，毕竟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城里生活工作，平日里忙碌不堪，实在难以经常回乡照顾她。可母亲总说，乡下是她的根，她眷恋着这片土地，喜欢乡下的生活。后来，我们也只能顺着她，并且尽可能多地抽时间回乡下看望母亲。

母亲对梅花的喜爱，源于梅花傲雪绽放的品格，更因为在春节期间，那一缕缕梅香，总能为年味增添一抹独特的韵味。

每年进入腊月，母亲在侍弄梅花时，嘴里总会念叨：“快开花吧，梅花开了，年味就浓了。”母亲说得没错，每年腊八过后，紧邻老家门前的乡村大舞台便热闹非凡。村里的文艺演出队几乎天天都在唱大戏，舞台的布置自然少不了鲜花的点缀，而母亲精心培育的梅花，就成了舞台上最亮眼的装饰。那粉嫩的花瓣，在灯光的映照下，与火红的舞台背景相互映衬，散发着清幽的香气，闹腾出红红火火的年味。母亲看着这场景，脸上泛起红晕，眼神

大千世界



中满是陶醉，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成就感。

临近年关，母亲总会打电话让我们几个回乡下挑几盆梅花，带回城里装点居室。记得有一年，我和爱人回到乡下，车刚停稳，母亲就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说道：“今年的梅花养得可好了，你们挑几盆苞待放的，带回城里不出几天，花儿就开了。”爱人听了，迫不及待地跑进花棚，刹那间，一阵浓郁的梅香扑面而来，放眼望去，粉嫩的梅花挂满枝头，满室芬芳。

在爱人挑选梅花时，母亲拉着我，说道：“走，跟我给村里的几个老姐妹送几盆去。”

我们来到村里最年长的王奶奶家，王奶奶看到母亲送来的梅花，欣喜地凑到花瓣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笑着说：“闻到这梅香，就闻到年味了。”

看着她们之间的这份亲和与友善，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如此眷恋乡下的生活。

梅香飘逸，年味渐浓。在这悠悠梅香中，不仅有母亲对生活的热爱，更有浓浓的亲情与乡情。它承载着我们回家的眷恋，对母亲的敬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花开诗旅

与春风一起回家

■杨丽丽

岁末的站台
行囊堆积着思念
车票攥在手心
那是通往温暖的航线

我站在风中
等那声汽笛长鸣
抵达故乡的庭院

田野在车窗外铺展
沉睡的残雪慢慢消融
酒浸出大地的墨痕
熟悉的轮廓
晕染着归家的情绪

风从南方赶来
带着春的信笺
钻进行李与思念纠缠
炊烟在远方招手
缠绕着游子漂泊的魂

此刻，车轮与铁轨的密语
是我心底急切的鼓点
列车呼啸，跨越山河湖川
春风伴我，共赴家的港湾

【云月斋书房感吟】

淡淡书香润心神，
远离尘嚣情更真。
坎坷岁月成一梦，
多彩人生过八旬。
轻敲键盘文思涌，
漫洒丹青画意频。
静思古今观万象，
一卷书成夜正深。

——张步云

【盎然岁月】

岁月浅浅，余生漫漫，
一半烟火谋生活，许一半诗
意得清欢。只要有这样的朴
素心地和生活智慧，便可以
将平凡琐碎的日子过得意蕴
盎然。如此，生活便不再只是
生存，而是成为了一场关于
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的旅
程。

——张强强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暖阳读书】

寒冬暖阳下读书，仿若为
漂泊的心灵找到了宁静的港
湾，为干涸的精神寻得了汨汨
清泉。书中的故事、情感与智
慧，在暖阳的润泽下，愈发醇
厚醉人，仿若珍藏多年的佳酿。
待春潮涌动、万物复苏之时，便
能以昂扬饱满的姿态，书写属
于自己的璀璨篇章。

——王玉美